

黔西南散文六家杂记

王剑平



贵阳市作协副主席 王剑平

另外，汪曾祺曾说：“我对泰戈尔和纪伯伦不喜欢。一个人把自己扮成圣人总是叫人讨厌的。”把自己扮为“圣人”的写作并不多见，但散文创作中，作者那种高高在上、指点江山的优越感，确实普遍存在。洋洋得意、高高在上的优越感，其弊端在于作品中缺少了自我体验的参与，这种自我体验的缺失，实际上也是文学精神的缺失，人的喜怒哀乐无从体现，散文创作便丧失了眷顾天下苍生的悲悯情怀。

相比高高在上、指点江山的写作者，我建议大家都看看范雨素的文章。范雨素不是大作家，她只是一个打工者，但她的一段文字，曾让我大为感动。她写道：“我的大女儿告诉我，她上班的文化公司，每天发一瓶汇源果汁。大女儿没有喝饮料的习惯，每天下班后，她双手捧着饮料，送给公司门口，在垃圾桶里拾废品的流浪奶奶。”这个“捧”字，一下就刺痛了人心，和杜甫的“少陵野老吞声哭”的“吞”字，可谓异曲同工。这是老老实实的生活者，是上苍、众生的敬畏者，方能写出的光亮文字。

散文同质化造成的审美单一，作者高高在上的优越感，两种表象，对散文的创作均有百害而无一利。

究其原因，主要是文化积淀不够，知识储备不足，精神资源贫乏所致。

滋养人心造就价值观

散文写作，需要明确的价值观，价值观的形成离不开大量阅读和深入思考。阅读，是文化积淀和知识储备的唯一途径。思考是形成价值观的唯一通道。在散文创作中，若无阅读与思考，这两个要素形成的个体价值观的参与，其作品便无灵魂可言，也无文学精神可言。

在个体价值观上，我认为周氏兄弟能为我们提供极佳的例证。因其价值观不同，成就了周氏兄弟两种不同的个体风格。鲁迅以思想立言，其以反抗和绝望哲学为尺度；周作人则立足美文，大倡人道主义观念。不同的价值观造就不同的人生经验，不同的人生经验，成就风格各异的散文大家。尼采有云：一个糟糕的坏思想，远远胜过没有思想。解决散文同质化、审美单一化的核心，就是要通过阅读确立个体的价值观，这是文学素养的核心问题。

阅读成就了博尔赫斯，成就了马尔克斯、纳博科夫、巴塞尔姆，阅读直接造就的文学大家，古今中外比比皆是。

与小说、诗歌相比，散文多了性情与文化特质。它没有小说的故事、结构等技术性支撑，也没有诗歌的意象、节奏也不及诗歌明显，但反映生活本真状态，散文却是最直接的独立文本。因此，散文更需要俯视苍生的精神

视野，以及与众不同的独特感受与洞见。散文的性情化与文化性，注定其比任何一种文体都需要阅读的滋养。索尔仁尼琴、苏珊·桑塔格、马尔克斯、福克纳、米兰·昆德拉等大家，都强调过，阅读必须要在作者心中形成完整体系。

针对散文的文化性和文学性偏弱、叙事过程中产生的自我缺失，以及文本内涵过于单薄等问题，在大量阅读的同时，也要有针对性地进行阅读。

写景：不妨看《水经注》、看屠格涅夫的《猎人笔记》、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；写生活的变迁：不妨看刘亮成的《一个人的村庄》、戴明贤的《一个人的安顺》、阿来的《瞻对》；培养生活情趣：不妨看汪曾祺的《岁月清供》、赵珩的《数外谭屑》、杨降的《杂忆与杂写》；希望生命有点激情：不妨看高更的《诺阿诺阿》、周晓枫的《孔雀蓝》；需要生命有所体悟：可以看北岛的《失败之书》、史铁生的《来到人间》；写故史文化、游记随笔：不妨看止庵的《插花地册子》、龚鹏程的《书到玩时方甚少》；生命中需要点精神动力：不妨看张承志的《心灵史》、陈丹青的《退步集》；需要一颗悲悯之心：可以看巴乌斯托夫斯基的《文学肖像》、契斯的《栗树街的回亿》……

散文家要读散文，更要读诗歌，散文不是诗歌，但散文要有诗意；散文家读诗歌，更要读小说，如此，写人、写事才会鲜活丰满。散文大家汪曾祺提倡看杂书，他说：看杂书的好处，一是很好的休息；二是可以增长知识，认识世界；三是学习语言；四是可以悟出作文的道理。借鉴散文以外的文本，散文家要向一流大家学习，也要向范雨素这类普通人学习，向生活学习。

珍惜笔下文字

最后，我想说一点，宁缺毋滥，珍惜笔下的文字。

天地洪荒，四野苍茫，仓颉于大漠之野创造文字，因其窥视天地秘密，而泣鬼神惊天。你笔下的每一个字，都是你的灵魂，必须加倍珍惜。

有一个例子，说的是星期天的鸟市，悠闲的鸟客们都在炫耀自己的鸟。那些鸟或有美丽的羽毛，或有动人的叫声。鸟客们闲适、散漫，自得其乐。突然，一只凄婉的鸟鸣声让大家心里为之一震，其令所有的鸟叫黯然失色。鸟客们不约而同，寻找这只会叫的鸟。后来，终于在一个清冷的角落找到了它。但大家惊奇地发现，这不过是一只很普通的鸟。仔细一看，原来这鸟被主人刺瞎了双眼。众鸟客正要责怪它的主人，却发现鸟的主人也是个瞎子。鸟是要有光的时候才叫，那只瞎了双眼的鸟看不到阳光，当遮挡鸟笼的黑布掀开时，瞎眼的鸟什么也看不见，它是用身心感受阳光，因此它比其他的鸟叫得更动听。

散文创作正是这个原理，作者必须要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把你的心灵融入文字。

再想想加西亚·马尔克斯，构思《百年孤独》，他用了19年时间。他说：乐趣都在那19年，坐下来写的时候，感觉这是个最无趣、最没劲的阶段。1970年，在委内瑞拉演讲时，马尔克斯还叙述了构思一个村庄莫名其妙消失的故事。他说，这个故事想了很多年，一旦写出来它就变得面目全非。并云：写作是这个世界上，唯一越来越难做的事情。直到死，马尔克斯也没写出这篇小说。大家都珍视自己的文字与内心，我们更该如此。

文学是对个体内心的审视与关照，它具备双重含义：一种是时代的，一种是个体的。想想这些例子，珍惜好自己的文字，保护好你灵魂的质地。



(接8月10日5版)

贺东久伸开双手，示意大家安静，然后立正，给大家敬了一个军礼后说：“叔叔伯伯，大哥大姐们，你们还记得我吗？是的，我是贺东久，就是你们经常开玩笑叫的小夫子，回来了。”

大家都鼓起掌来。

有人说：“小夫子，不能放了赵阎王啊！”

贺东久接着说：“放不放了赵阎王，我说了不算，得我们首长说了算。但是，我可以保证的是，我们红军，是穷人的队伍，是专给穷人做主，专和赵阎王这样的人作对的队伍。此时，我们的首长正在过江，等他过江后，一定会给白层的老百姓一个圆满的答复。明天，我们就开了赵家的粮仓，大家都可以按人口领到粮食，有那被赵家害了人命的，还可以分到她家的财产。现在就请大家先去登记。”

可是，群众却没有人动，也不去登记。

一营长田维扬站到了贺东久的身边，也是立正敬礼后说：“乡亲们，贺东久的话就是代表我们红军说的。我是营长，是不是要枪毙赵四奶，得我们的首长说了算，但是，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，赵四奶肯定活不过明天，大家请放心好了。”

可是大家还是没有动。

贺东久说：“营长，不是大家怕事，也是这赵家在白层称王称霸太多年，她还有个儿子在县里作官，大家是怕报复啊！”

一营长命令道：“先把她们关起来，明天我们就在白层公开审大会。”

贺东久立正大声回答说：“是！”

红十一团二营、三营在老乡的帮助下，已经在北盘江边搭起了浮桥，团长邓国清过了江后，对二营和三营长命令说：“通讯兵报告，一营已经占领白层，军团首长命令我们，为保障主力快速通过这盘江八属之地，二营和三营即刻开赴平街，占领花江桥，阻击尾追而来的滇军。”

二营长和三营长大声回答：“是！”

此时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、政委杨尚昆及军团机关大部已经过了北盘江。

看到军团长和政委走过来，邓国清带着政委几个赶紧过去敬礼报告。彭德怀说：“这次过北盘江，你们十一团打得很好。特别是那个一营，穿插到位。值得表扬。”

邓国清说：“报告军团长、政委。一营已经先期占领白层，在坡打了一个伏击，二营、三营即刻开赴平街，防止敌人从花江铁索桥过江阻击。”

彭德怀说：“很好。从江西出来，军委纵队一直是和一军团走一起的。这次军委纵队一部和五军团主力已经在坝草和我们三军团汇合了。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，告诉同志们，务必提高十二分的警惕，扫清一切障碍。”

邓国清立正说：“坚决完成任务！”

杨尚昆说：“军团长说的事可是一级机密。限于团级以上干部知道。虽然我们进入贵州已经几个月了，但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新地方。贵州山高林深，各种武装鱼龙混杂，对我军怀敌意者务必清除，实行绝对控制，明白吗？”

邓国清再次立正说：“明白！”

杨尚昆对站在邓国清旁边的张爱萍招手，张爱萍跟着杨尚昆走到了一边去。

杨尚昆对张爱萍说：“今晚住白层，你亲自安排、督促，加双岗，人由你亲自选。”

张爱萍立正说：“是！”

贵阳，六广门旁边的毛公馆。

蒋介石扔下电话，脸色铁青着。

陈诚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委座，怎么了？”

蒋介石没好气地说：“这个孙志舟，坐在关岭不动了。连薛伯陵都拿他没办法了。”

顾祝同说：“这个孙志舟呀，他是想坐阵关岭，阻止红军借道滇黔公路直入滇地，也是用心良苦啊。”

蒋介石骂道：“小九九，小算盘。大好机会都是这样白浪费掉了。他不是不想让朱毛进入滇地吗？命令欧震、梁盛华部准备进驻兴仁，不把朱毛从贵州的大山中赶出来，要消灭之谈何容易？”

陈诚答道：“是！”

此时，宋美龄端着一杯水走进来，径直来到蒋介石身边说：“亲爱的，又生气了，你肠胃不好，少生气才是。有什么事全权交给辞修、墨三他们去办就行了。”蒋介石接过水，喝了一口，微笑着说：“是，是，少生气，不生气。夫人，你怎么下楼来了？”

宋美龄说：“这楼层不隔音，老听到你在骂人，只好下楼来劝劝你了。”

蒋介石说：“夫人说得对。这朱毛坐大，也不是一两天的事，是性急不得的。辞修，送夫人上楼休息去吧。”

宋美龄说：“好，我上楼去，嫌我碍事了吧？”

蒋介石听到夫人这样说，一时语塞，显得有点尴尬，只是微笑着注视着宋美龄在陈诚和晏道刚的陪同下上楼去了。

看着宋美龄上楼了，蒋介石又对顾祝同说：“墨三，通知空军，集中所有飞机，轰炸者坪渡口。”

顾祝同嘴里应着是，伸手拿起了电话，下达了蒋介石的最新命令。

中央红军军委纵队一部，在陈赓干部团的开道下，很快到达坝草，与红三军团会合。而红一军团主力及中央军委纵队一部，继占领羊架后，继续向南挺进，十七日拂晓占领北盘江者坪渡口，准备过江。

者坪渡口时为贞丰县境，属于白层渡口的下游。湍急的北盘江，流到者坪这个地段时，变得相对平缓起来。

红一军团先遣团到达后，立即联系当地群众，征集搭建浮桥的物资，开始搭建浮桥。

搭建浮桥需要先在江水里打桩，李苗保脱下衣服，只穿着裤衩下去了，政委邓华连忙叫道：“老李，水凉快上来。”

李苗保用手捧起一捧水朝邓华泼去说：“政委，这水温温的哩。”

邓华被李苗保弄了个突然袭击，连忙跳开说：“我可不会水，你是指挥员，怎么事事都冲在前面？”

李苗保说：“好久没洗澡了，身上都有股味了，要不，你在岸边抓着石头，我保护你，洗个澡也不错啊！”

邓华说：“不行，不行。老人说欺山不欺水，我就算了吧。”

在李苗保的带领下，那些会游泳的战士都脱了衣服下水，开始打木桩。从江西出来，四渡赤水后，这一路下来，还真没有机会洗澡，战士们下到水里，想不到这水确实有点温温的感觉，大家一时特别兴奋，打桩洗澡两不误。(未完待续)

春风十里扬州慢

——读周游《心情的风景》

彭忠富

“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”。多少文人墨客，都将扬州当成了人生的秀场。“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。”醉生梦死，逢场作戏，这是晚唐诗人杜牧扬州的风花雪月。“二十四桥仍在，波心荡，冷月无声。念桥边红药，年年知为谁生！”这是南宋词人姜夔面对残破扬州的喟叹。战争来临，生灵涂炭，最先遭到劫掠的自然是扬州这样的江南富庶之地。

扬州的兴衰，完全跟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。但不管怎样，以扬州为代表的江浙之地，都是国人向往的地方。过去是这样，现在如此，将来也不会例外。惭愧的是，尽管我对扬州念兹在兹，却因为琐事羁绊，一直没有机会亲临扬州一睹芳容。我所了解的扬州，只能称为文人笔下的扬州，在他们的字里行间感受到扬州数千年来的脉动。

周游是扬州高邮人，对于高邮乃至扬州的名胜古迹、历史典故、文人轶事可谓如数家珍。他在最近出版的《心情的风景》这本散文集中，收录了《大淖寻梦》《文游台》《高邮螃蟹》等文章专写家乡高邮，让人深切地感受到周游对家乡的拳拳之心、殷殷之情。本书分为自家风光、别人风景、人物素描、文苑拾零和味道家乡五

辑，包括《高邮也有西湖》等56篇文章，共计22万字。本书是作者数十年游历，对于山川风物、古今人物所抒写的随笔选集，内容涉及名人的逸闻趣事、古城的传说与典故等，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，读来耐人寻味。

自家风光，自然是高邮和扬州的风光，其中涉及到的名胜有高邮西湖、大淖、汪曾祺故居、文游台、神游台等。而别人风景，则是外地的游历，包括九华山、峨眉山、拉萨、钓鱼城等。周游的游记，文史味很浓，以《高邮也有西湖》为例，它不仅是高邮的一个绝美地标，更是高邮的文化承载。“高邮西北多巨湖，累累相连如贯珠”，这是泰观逸句。“千流万派毕会于高邮，而高邮遂成巨浸矣”，这来源于《高邮州志》。“我觉得耿庙神灯是一个美丽的传说。我小时候好像七公殿还在。”这是汪曾祺的《〈高邮风物〉序》。历代文人的表述和周游对高邮西湖风景、风物饱含深情的文字结合起来，我们就对此地有了立体的印象，也不禁心向往之。

高邮籍作家汪曾祺被誉为“抒情的人道主义者，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，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。”其《大淖记事》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。这里的“大淖”就在高邮，“淖，是一片大水。

说是湖泊，似还不够，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，春夏水盛时，是颇为浩渺的。”周游在《大淖寻梦》一文中，对于前辈汪曾祺对于高邮的贡献赞誉有加，可是在高邮城汪曾祺故居，“坐在局促的汪家，我也局促，再也受不了一股充盈在房间里那辘水似的怅惘……”高邮乃至扬州的名胜，正是因为历代士人的诗文才得以家喻户晓。但是我们对于文人，是否应该给予适当的关注呢？

“人生只爱扬州住，夹岸垂杨春气薰。”又到了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时候，人生如同风景，重要的不是风景，而是看风景的人。在高邮或扬州，也许你会收获到与杜牧、周游不一样的感受。

